

民国特工演义

袁南生 著

湖南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引子 | (1) |
| 第一回 | 袁大头窃国饲鹰犬 陆屠夫操刀杀元凶 | (4) |
| 第二回 | 宋教仁旅沪饮毒弹 应桂馨泄谋落法网 | (11) |
| 第三回 | 杀人灭口警监被斩 兔死狗烹总督毙命 | (17) |
| 第四回 | 北洋宿将险遭暗算 国学大师忽然被囚 | (24) |
| 第五回 | 一代报人血溅天桥 赤色先驱命断绞架 | (31) |
| 第六回 | 蒋介石残杀共产党 陈立夫建立调查科 | (38) |
| 第七回 | 顾顺章叛变投中统 徐恩曾借机挥屠刀 | (45) |
| 第八回 | 恽蔡被捕慷慨就义 杀人魔王本是色狂 | (51) |
| 第九回 | 孙凤鸣舍身刺汪逆 徐恩曾破案得高官 | (65) |
| 第十回 | 蓝衣社大搞法西斯 戴雨农拼凑特务处 | (72) |

| | | |
|------|-----------------------|---------|
| 第十一回 | 杨杏佛倡民权遇刺 史量才呼抗日喋血 | (83) |
| 第十二回 | 军统谋刺抗日名将 沈醉拘捕神秘西人 | (92) |
| 第十三回 | 遣杀手制裁张敬尧 施诡计瓦解19路军 | (100) |
| 第十四回 | 机中机陈济棠失机 鬼打鬼杨永泰变鬼 | (110) |
| 第十五回 | 西安事变老蒋受惊 南京恐慌戴笠救驾 | (123) |
| 第十六回 | 中军两统正式开张 文武特务各有用场 | (130) |
| 第十七回 | 开封捕韩戴笠用计 河内刺汪军统效力 | (143) |
| 第十八回 | 李丁叛国同建魔窟 蒋汪特务激战上海 | (156) |
| 第十九回 | 徐恩曾狠施美人计 丁默 好色险丢命 | (168) |
| 第二十回 | 张啸林命丧保镖手 傅筱庵顿作斧下鬼 | (176)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耍阴谋捏造抢米案 为出气怒杀送信人 | (187) |
| 第二十二回 | 蒋鼎文搞特种会报 宣侠父被抛尸井中 | (199) |
| 第二十三回 | 狼吃狼两统竞残杀 狗咬狗戴笠图雪恨 | (207) |
| 第二十四回 | 徐恩曾失宠丢高位 戴雨农出马保汉奸 | (215) |
| 第二十五回 | 一朝鹰犬机毁人亡 两统机构改头换面 | (226) |
| 第二十六回 | 李公朴反蒋遭暗杀 闻一多斥暴丢性命 | (238) |
| 第二十七回 | 霍揆彰找出替死鬼 叶秀峰策划流血案 | (249) |
| 第二十八回 | 王蒲臣弹炸何思源 毛人凤捕杀陈公洽 | (260) |
| 第二十九回 | 真假保密局演双簧 两位杨将军同被刺 | (273) |
| 第三十回 | 呼喇喇树倒猢猻散 昏惨惨势穷气数尽 | (286) |

引子

联云：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
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
我说确是袁世凯。

诗曰：

万千逻卒猎街衢，
偶语宁辞杀不辜？
安内难忘伤手足，
攘夷偏惜掷头颅。
天之未丧斯民主，
人尽能诛是独夫。
二世亡秦前鉴在，
祖龙何事怒坑儒？

话说这对联，乃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先生所作。为叹窃国大盗袁世凯，谋一己之私利，冒天下之大不韪，埋葬共和成果，大搞特务政治，唆使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一班特务爪牙，暗杀宋教仁、张振武、吴禄贞这些首义元勋，以致天下干戈不息，百姓流离失所，神州日见陆沉，国势更加衰微。

话说那八句诗，则是共产党员李少石所作。李少石乃民国元老、原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女婿。他目睹蒋介石继承袁世凯之衣钵，效法希特勒法西斯之所为，宁肯错杀三千，不愿放走一个；残害忠良，大搞白色恐怖；杀戮无辜，无所不用其极；奸人得志，特务弹冠相庆，贤者受辱，冤狱遍于国中；弄得神州大地，处处哀鸿遗

野，升斗小民，个个难以为生。李少石不免怒发冲冠，心意难平，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首痛斥蒋介石特务政治的诗篇。

且说中华民国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先后存在共37年。孙中山先生以开国之功担任首届临时大总统，在位刚好百日，竟不得不让权与窃国大盗袁世凯，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在北洋军阀执政的16年里，有7人登上民国“元首”的宝座，他们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和张作霖；更换了42届内阁，平均每4个半月更换一次。随着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开始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时期。谭延闿、林森、蒋介石都曾经担任过“国家元首”，真正的独裁者却只有蒋介石，谭、林两人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充其量不过是蒋介石的“掌印官”而已。此老少皆知，中外共闻，不在话下。

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是在对内压迫人民、对外投降列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他们豢养大批鹰犬，推行特务政治，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特务机关，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手段之毒，技术之新，诡计之奸，为害之烈，不仅前所未有的，而且国外也少闻。这里不妨把主要的特务机关列名如下：

京畿军政执法处

京师警察厅

步军统领衙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科特工总部

复兴社特务处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

国防部保密局

内政部调查局

内政部警察总署

看官：在中华民国存在的短短的37年里，出现了10个赫赫有名的大

特务，你道是哪十大特务？原来是赵秉钧、陆建章、戴笠、徐恩曾、毛人凤、郑介民、唐纵、叶秀峰、丁默、李士群。十大特务中，地位最高的是赵秉钧，后来爬到了国务总理的高位；军衔最高的是陆建章、郑介民、毛人凤，他们获得了陆军上将军衔。尽管他们显赫一时，不可一世，但所欠血债太多，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赵秉钧被袁世凯毒死，陆建章被皖系军阀徐树铮枪杀，戴笠因飞机失事而丧生，李士群被日本特务毒杀，丁默被蒋介石枪毙，其他5名大特务，跟随蒋介石逃离大陆，漂泊余生。

只因这十大特务、五双魔头，助纣为虐，耍尽阴谋诡计；为虎作伥，干尽罪恶勾当，有分教：三十七年民国史，演出几多血案；四万万人悲哀泪，洒向无数冤魂。有诗为证：

演义卅回血染成，特工旧史画图真。
独夫凭戟摧河汉，魔鬼挥刀闹海空。
塞上腥风吹白骨，福州落日泣冤魂。
沉浮生死知多少？上帝遥天不忍闻！

第一回

袁大头窃国饲鹰犬 陆屠夫操刀杀元凶

话说公元1912年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利用南北议和，通过阴谋诡计，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取得了在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但他并不满足，言语之间常常露出不快之感。为什么呢？原来他要推行独裁统治，过过皇帝瘾，还有许多障碍，最主要的就是同盟会仍然存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南方大部分地区也仍然处在同盟会的军事力量控制之下。孙、黄虽愿意跟他和平共处，他却不愿与同盟会两强并立，时刻抱有以武力征服南方和彻底消灭同盟会的野心。他时刻在窥伺方向，寻找机会，以求一逞。

有一天，袁世凯忽然接到民国副总统兼参谋总长黎元洪从武汉发来的一封密电，揭发张振武“蛊惑兵士，勾结土匪，图谋不轨，方维与之同恶相济，请即捉拿正法”。袁世凯读罢密电，脸上露出一丝狞笑，将桌子重重一拍，说：“妈那巴子，机会来了！”马上下令召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来见。

张振武和方维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武昌起义后，张振武任湖北都督府军务部副部长，方维任湖北将校团团团长。张和蒋翊武、孙武是著名的湖北“三武”，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三武”看来，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和副总统的地位都是由他们死拉活扯拉出来的。不是么，革命前的黎元洪只不过是湖北新军的一个协统，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旅长罢了。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吓得躲在床后面，革命党人将他硬拖出来，强行剪了辫子，把他扶上了湖北都督的宝座。黎把位子坐稳以后，感到这些首义人物恃功而骄，不把他放在眼里，对自己的威信影响太大。特别是张振武，平日对黎看不起，鄙视之情溢于言表。黎元洪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湖北裁兵复员的过程中，黎以收束军事为名，逐步地解除了起义将领的兵权，分别把他们推荐到中央去，请袁世凯给予有名无实的

大官，美其名曰“另有高就”，实则一脚踢开，以达到他排除异己的目的。

这一天，黎元洪邀张振武、方维赴宴，并请一些军政要人作陪。席间，黎好言好语劝他们北上见袁世凯，俾中央畀以重要职务。张振武、方维以为黎元洪只是效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计，未料到黎元洪已动杀机，席间只是唯唯诺诺，敷衍了事。辞别督署之后，两人便乘车北上。袁大头给了张振武以“蒙古调查使”的空衔。张实在无事可做，便返回武汉，邀旧日袍泽13人登车北上，同游北国。

就在张振武、方维一行返京的同一天，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了请将张、方正法的密电。既为密电，电文内容当然是不能公开的。袁世凯是何等精明狡猾之人，看了电报，便明白了黎借刀杀人的毒计，他皱着眉说道：“你叫老夫杀张、方两人，又不叫老夫公开电文内容，莫非叫老夫替你承担杀害首义人员的罪责不成？人家都说你黎元洪是‘菩萨，心肠，原来你这个‘菩萨’是假的，你杀人要老夫动刀，忒煞聪明哩！你叫俺杀了张、方两人，这个当然办到，老夫正想杀几个革命党，煞煞同盟会的威风，挫挫孙、黄的锐气，正找不到借口呢？你叫俺杀革命党，我正求之不得呢！你黎菩萨想让我替你保密，那就由不得你了。”说到这里，袁世凯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时，陆建章奉命赶到。陆是安徽蒙城人，字朗斋，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早年随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得袁的赏识和提携，步步高升。辛亥革命前夕，清廷成立专门镇压革命党人的特务机关京防营务处，袁世凯保荐他当了营务处总办。他上任后不久，就给袁破了一起大案。1912年1月16日上午11点半，袁世凯从宫廷里退出来，乘坐一辆金漆朱轮双马车，由东华门向外务部新衙门驶去。经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首，猛听得轰然一声，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飞下来，马车的驾驶人在人慌马乱中加鞭疾驰而过。刚刚来到祥宜坊酒楼门口，说时迟，那时快！又是一颗炸弹从酒楼里飞出来，紧紧跟在马车旁的卫队营管带袁金标及排长1人，亲兵、马巡各两人，马两匹，顿时都倒毙在血泊中，袁世凯差一点命归西天。事后，陆建章捕获行刺的10名革命党人，并于当晚杀害了其中的3名。袁因此对陆建章格外信任，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将京防营务处改名为京畿军政执法处，继续让陆建章主持这一特务机关，同时让他兼任警卫军统领。在袁的支持下，京畿军政执法处迅速发展为最大的特务机关，抓多少人，杀多少人，无

人敢过问；判罪，行刑都是秘密地进行。该处的谚语为“错拿了不能错放”，因此，老百姓谈起军政执法处莫不谈虎色变，陆建章也被人民群众称之为“陆屠户”。

且说陆建章急匆匆赶到总统府。袁世凯屏退左右，让陆先看黎元洪的密电。陆知道此密电事关重大，遂认真看了起来，只见密电上写道：“大总统钧鉴：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陆建章虽是杀人不见血的魔王，读到这里，也不免倒抽一口冷气，脱口而出说：“想不到黎元洪与张振武之间，这冤结得这么深！”再往下又读了一大段黎痛骂张的词句，只见黎这样说道：“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陆读到这里，望着袁世凯笑道：“原来黎元洪在用借刀杀人之计。”袁问道：“朗斋，你对此有何想法？”陆建章端起茶杯，一边喝茶，一边盘算如何回答。过了片刻，陆建章说道：“总统，恕我直言，黎元洪虽是北洋出身，但毕竟不是总统的人。况且，民党在武昌造反时，他竟背叛朝廷，附和民党。没有那些民党，他能当上湖北都督和大元帅么？更不要说当什么民国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了。如今，他同张振武这些民党闹翻了，依鄙人之见，不如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来个渔人得利。黎元洪想借刀杀人，咱们是否可以把密电内容露点风声给张振武他们，这样他们会闹得更凶，我们正好可以坐山观虎斗。他们斗得厉害时，都会来寻求总统的支持，这样总统就可以主动。”

袁世凯听了，诡秘地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今的心腹之患仍是那些民党。黎元洪想用借刀杀人之计，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把张、方两人杀了，然后把黎的密电公布，这样，既杀了同盟会的人，以此可以警告孙、黄等民党；又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使黎元洪结怨于民党，这样不是可以一举两得么？”陆建章听到这里，连声笑道：“总统妙计！总统妙计！”袁世凯略停了一会，小声对陆建章说：“杀了张振武、方维，毕竟影响不会太大，要想个办法除掉孙、黄才是。”陆建章听了，阴险地说道：“我有一个主意，捏造一封张振武给黄兴的信，信上就这样说：‘承嘱杀元洪事，刻已布置周密。’张振武死后，如同盟会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追究我们的责

任，我们就把这封假信公布出来，指责他们阴谋暴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兴同罪之师了。”袁听了，不住地点头，然后咬紧牙根，狠狠地说：“妈拉巴子，这下要给他们一些颜色瞧瞧了。”为了实施这一诡计，袁世凯免不了对陆建章作了一番细细交待，特别叮嘱陆加派特务，加强对张、方等同盟会人员的监视，同时，在表面上要加强对张、方的热情接待。陆建章接令后，抓紧时间做了一系列布置。

话说张振武、方维一点儿也不知道已祸在眉睫。8月10日，袁世凯在总统府设宴为张、方接风，气氛非常融合。从11日到13日，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轮流设宴招待。袁世凯还授意淮军老将姜桂题为首的北方军人，联名发起南北袍泽大会，热烈欢迎张振武一行。张振武等住在前门外西河沿旅馆，进出有迎送，酬酌无虚夕，真有些飘飘然、登龙门之感，说不尽的得意劲儿。

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大宴参议院同盟会、共和党两党议员，借以联络感情，融化党见。

且说黎元洪也派了不少特务监视张、方在北京的一切行动，他们把侦探来的情况随时向黎元洪电告。黎了解到袁世凯毫无动静，相反，张、方在北京出尽了风头，不觉满腹狐疑，13日又拍一个十万火急密电给袁世凯，清袁早日动手。

袁世凯接到黎的电报，笑着对幕僚们说：“黎元洪等得不耐烦了，那就先把张、方两人打发上西天再说吧！”于是，令人起草了逮捕张、方的命令，盖上总统大印，着大总统拱卫军总司令段芝贵转交特务头子陆建章执行。

15日晚8时，张振武偕湖北将校并自作主人，宴请北方诸将士于六国饭店，段芝贵也应邀出席。当时，段已转交了袁世凯逮捕张、方的命令。一席未终，段芝贵借口有点小事，告辞先走。其余众客，亦多纷纷以事离席。这一反常现象，竟未能引起张、方的疑惑。

宴会终了时已是晚上10点左右，张振武乘坐大马车回旅馆，经过大清门之栅栏时，埋伏在两旁的特务用绳索缠住马蹄，伏兵四起，张抽出指挥刀想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特务所擒。原来段芝贵早已与陆建章暗通消息，特务们在此等候多时也。张被捕后，被捆在大车上解送军政执法处。大车共3辆，张被放在中间一辆车上，有马步军队数十人，持枪露刃，拥车

而行。其后数十名便衣特务，两人一排，前后拥簇，尾随其后。过路铺户，皆熄灯灭火，俏于门隙窥视动静。周围一带，已全部戒严。在此之前，上百名特务已包围张、方下榻的旅馆，逮捕了在那里的方维和所有随行人员。

张振武认为是军警特务一时误会，抓错了人，连呼冤枉。被押进军政执法处后，见方维也被拘禁在那里，不免惊慌起来，正待开口询问原因，忽听执法官传令上堂。但见陆建章高坐堂上，两眼寒光逼人，接连几声冷笑。张在京时与陆已见过几面，混得熟了，见是陆建章主审，以为遇了救星，遂连声大呼：“陆将军救我，实在是冤枉！”陆建章道：“休要瞎闹！有黎副总统电文到来，我读与你听，你自己犯法，喊什么冤枉？”接着把黎元洪那封密电读了。张振武、方维听了，顿时面如土色，正欲辩解，陆建章又宣布袁世凯的命令，略云：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

命令宣毕，张、方两人方知已是命在旦夕，无可奈何央求道：“这是黎副总统冤诬我们的，还求总长陈明总统，乞赐矜金。”陆建章冷笑道：“令出如山，还有什么挽回？想你两人总有阴谋，所以黎副总统才电请大总统将你们在京正法。”言罢，令刽子手将两人绑出大门，同时枪毙。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袁世凯政府公开非法杀人的第一刀，发生的地点在京师，被害人是辛亥革命的首义将领，又是同盟会中有影响的人物，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骇怪与种种猜测。此案发生后，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噫！昨为座上客，今作刀下鬼，北京城的政治气候变化真是太快了！”有人更因此而怀疑“袁宫保”将要杀尽革命党人，为清朝皇帝报仇。此时，湖北还有另外“两武”——孙武和蒋翊武，也正在北京。他们听到张、方被杀的消息，于17日匆匆忙忙跑到总统府求见袁世凯，口口声声要求发给他们“免死券”。可见，这一血案闹得满城风雨，革命党人人自危。

袁世凯不愧为搞政治阴谋的老手，制造这类血案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方面派出大批特务监视同盟会的活动分子，注意各种反映；一方面下令步军统领宣布张、方两人的罪状，把黎元洪打来的密电一字不遗地照录出

来。

上海同盟会方面，首先由黄兴放了一炮，他打电报质问袁说；杀人总要有罪证。如果张、方两人确实有罪，就请政府拿出真凭实据来。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的同盟会议员张伯烈等就此提出质问案。可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回答参政院的咨议中轻描淡写地说：“贵院要求张、方二人罪证，当令黎都督查明电复。”只这一句话，袁便把杀人之罪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发给张、方二人遗属抚恤金各3千元，并全部释放其他被捕的湖北将校团成员，各给1千元回籍路费。这些做法，果然使全国舆论为之一变，黎元洪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和谴责的主要对象。

黎元洪搞政治阴谋血案毕竟是第一次，袁不替他捂盖子，确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他受到全国舆论的指责时，内心不免非常惶恐，为了缓和舆论，他发表一个洋洋数千言的长电，替自己解释，同时又另做文章，将张振武的功过问题分别处理，说什么“其罪固不容诛，其功亦不可没”。张的灵柩运回武昌时，黎又假惺惺地举行追悼大会，写下如下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进自有公论；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无负故人。”黎元洪还给张振武长子2千元，令其入京求学；另给家属生活费每月30元，至张子毕业后能自谋生活为止。尽管如此，通过这一政治阴谋血案，大家终于认识到，黎这一“忠厚长者”之阴险毒辣，并不在杀人魔王袁世凯之下。

只有袁世凯是这一阴谋的受益者，他看到同盟会因张、方被杀而愤愤不已，但又无可奈何；看到黎元洪穷于应付各方面的指责，且与孙中山、黄兴的关系日益恶化，不免窃窃自喜。他又想起自己虽是总统，但全国统一的气氛并不浓郁，为此，他在张案发生以前，曾电邀孙、黎、黄3人到北京召开“四巨头会议”，以此装潢门面，粉饰太平，进一步巩固他的地位。但张案发生后，南北空气都非常紧张，孙、黄两人还会如约前来么？想到这里，他不觉皱了皱眉头。恰在这时，侍从报告说：“军政执法处陆处长门外求见。”袁听了，连忙示意赶快让陆进来。

陆向袁行过大礼，然后说：“报告总统，据上海暗探密电报告，孙中山是否北上，在同盟会内意见很不一致。许多人认为张振武一案充分证明，北上太危险，万不能随便进入虎穴，强烈反对孙中山北上。孙中山是否应

邀前来，尚难以判断。”袁听了，心里突地又冒出一个诡计：你孙中山不敢来北京，老夫偏要再次邀请你来，如果不来，老夫就把“破坏统一”的罪名戴到你的头上。想到这里，袁吩咐道：“再打电报邀请孙、黎、黄3人北上，同时，务必加强侦缉队的力量，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陆建章听了，连声道：“是，是，请总统放心。”未知孙中山、黄兴是否应邀北上，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宋教仁旅沪饮毒弹 应桂馨泄谋落法网

袁世凯压根也没有想到，孙中山真的敢于“单刀赴会”。8月24日，离张振武被杀不满10天，孙中山就由天津到了北京。袁世凯不免暗叫一声惭愧，心想：“往日我不敢到南京去，今天他却敢到北京来。”于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招待这位贵宾。他下令待孙中山以总统之礼，全市军民悬挂国旗，军警沿途警戒，用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加饰金黄缎子窗幔和椅垫，开往车站，把孙中山接到迎宾馆来。孙中山是遨游海外的雄辩家，见袁世凯如此热情，心存幻想，满望通过这次会晤，将袁世凯说服，把首都移到南京，摆脱北方旧势力，而使其与同盟会真诚合作。这袁世凯却是个地道的阴谋家，为人阴险恶毒。初见孙中山，便热情握手，大声欢笑，仿佛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为使孙中山为他所用，故作谦恭，竭力交欢。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看了，还以为孙袁两人真个是管鲍同心、雷陈相契。

想不到袁世凯的虚情假意，竟使孙中山大为感动。在孙中山的催促下，黄兴也来到了北京，袁同样给黄兴以隆重热烈的欢迎。黄到京后，照样受到袁的迷惑。为了表示与袁合作，黄兴和孙中山相约共同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担保袁一定担选，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宣言。为了使袁世凯能为同盟会所用，孙、黄竟天真地劝说袁加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并表示愿意拥戴他当党的领袖。袁谦逊不安地说：“我怎么成，我怎么成！”但心里却说不出那股舒服滋味。

不久，袁世凯遇见杨度，大笑问道：“哲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的样儿吗？哈……！”杨度忙问：“总统此言，从何说起？”袁边笑边说道：“黄克强当面拉俺参加国民党，还推俺做党魁，你说岂不是笑煞人也，老夫有哪一点像革命党？”两人又大笑一阵。

他们正谈得起劲，赵秉钧一脚踏进来，大惊小怪地说：“报告总统，黄兴拉我加入国民党！”袁世凯听了先是一惊，沉思了一会，便道：“你在俺身边，管的是什麼，他应该知道，他来，拉你，你看是真是假？有无目的？”赵秉

钧回答：“瞧样子，倒是热诚得很呢！”袁听了，便叫赵秉钧附耳过来，吩咐了一些言语，随即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我命令你加入他们的党，当好内线，不得有误！”

话说这赵秉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从事现代意义上的特务活动的特务头子，是袁世凯特工系统的奠基者。他是河南汝州人，字智庵，生于1859年2月3日。他投军后不久，就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聘请日本人三浦喜传做自己的警务顾问，赵奉命同日本特工专家一起，创设警务学堂，培训了大批特务，随后，组建了天津侦探队，辛亥革命前，清政府成立主管特务工作的巡警部，赵秉钧得到袁的保荐，当上了该部右侍郎，同时建立内外城巡警厅，把北京的警政权抓到手里。京城的各个角落都有他布置的侦探和巡警，即使达官贵人的言行也逃不出他的监视，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其注视之列。各种机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袁世凯手中。于是，袁对赵日益信任，倚为心腹，赵也一跃而为袁世凯特务系统的主要头目。辛亥革命后，袁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赵担任内务总长，继续执掌警政和特工大权。国务总理陆徵祥辞职后，赵接替他的职务，却仍兼内务总长，不肯把警察和特务的指挥权交给别人。这赵秉钧靠当特务起家，一直爬到国务总理，仍念念不忘特务工作。他是民国史上官阶最高的特务。

赵秉钧奉了袁世凯的命令，果然去找黄兴，填了志愿书，加入了国民党。另一特务头子，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也随之成了国民党员。外交、司法等部部长也联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黄兴一度认为，只要对他们以诚相待，他们就能为国民党所用。然而，当时国民党内却有一人对此深表怀疑，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是人称“桃源渔父”的宋教仁。

却说这宋教仁时年仅31岁，但已是同盟会内老资格的政治家。曾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农林总长，卸任后，协助孙中山主持党务，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他本是年少英雄，一腔热血，主持党务后，更是意气风发，如日中天。他把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党合并成国民党以后，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他更为“责任内阁”制的实现四处奔走，这对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宋教仁住在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经常跟参议院中的各小党负责人往来，每逢应酬过忙，城门关闭，他就在赵秉钧的家里过夜。

一天，赵对宋说：“像你这样一位交游广阔的人，怎么能够缺少交际费呢？总统知道你手中不宽裕，叫我送给你一本银行支票簿，你随时可以支取，数目不拘多少。”这明明是金钱收买，宋当然知道。他觉得却之不恭，用了一笔小款子，然后将原簿退还。赵见一计不成，又对宋说：“宋先生年轻有为，前途远大，总统十分看重你，说是将来一定请你担任内阁总理，只是不要再提什么‘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宋听了，知道这是袁世凯企图用地位来收买他，于是也请赵转告袁；“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政党政治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通则，责任内阁制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内阁向总统负责，总统更好办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此时，孙中山离开北京到日本去，黄兴也回湖南度岁，宋教仁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他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为力争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而四处活动。那一日，忽报宋教仁又来北京，袁世凯忙不迭为宋举行盛大宴会，又悄悄地送给他一本支票，低声对宋说：“老夫对你钦佩得很，这是一点小意思，算是政治活动费，务请笑纳，休再推辞。”宋不好当面推辞，几天之后，在赴沪之前派人将那本空白支票送还，把个袁世凯气得七窍生烟。那天，刚好杨度和袁在一起，袁愤愤不已地说：“妈拉巴子！俺今日之下有什么可怕的？！俺不怕国民党用武力夺取政权，却怕他们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将俺摆在无权无势的位子上，那就糟了。这宋教仁也太不识抬举，乳臭未干，却老气横秋，且中无人，咬他咬不动，吞他吞不下，你道有什么办法？”杨度听了，也只能劝道：“大总统所虑甚是，但国民党只有空架子，宋教仁也就那么大能耐，暗中多加防范，也就够了。”袁点头称善，说道：“这个自然，智庵手下人一直在注意这事，智庵是内阁总理，他肯宋教仁上台抢他的位子么？”

国民党果然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全国各方面推测宋教仁将来京组阁，出任国务总理。

袁世凯和赵秉钧听到这一消息，对宋更加恨得咬牙切齿。那一天，赵应召来到袁的密室，向袁报告说：“宋教仁这小子的能耐真是不能低估，这样弄下去，不是要端掉我们的饭碗么？”袁世凯道：“你别说了，我一切都清楚。”他冷笑了几声，凶相毕露地说：“你瞧着办吧，智庵，真的没办法时，也只好尽你所能，试试看了。”这不是让赵去刺杀宋教仁么？赵早已料到这一手，却故作惊讶状道：“宋教仁是前农林总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海内外谁